

元稹唐柳先生文集

咫進齋藏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目錄

南城先生童宗說註釋

新安先生張敦頤音辯

間先生潘緯音義

別集上

非國語上 三十一篇

別集下

非國語下 三十六篇

外集上

披沙揀金賦

記里鼓賦

劉叟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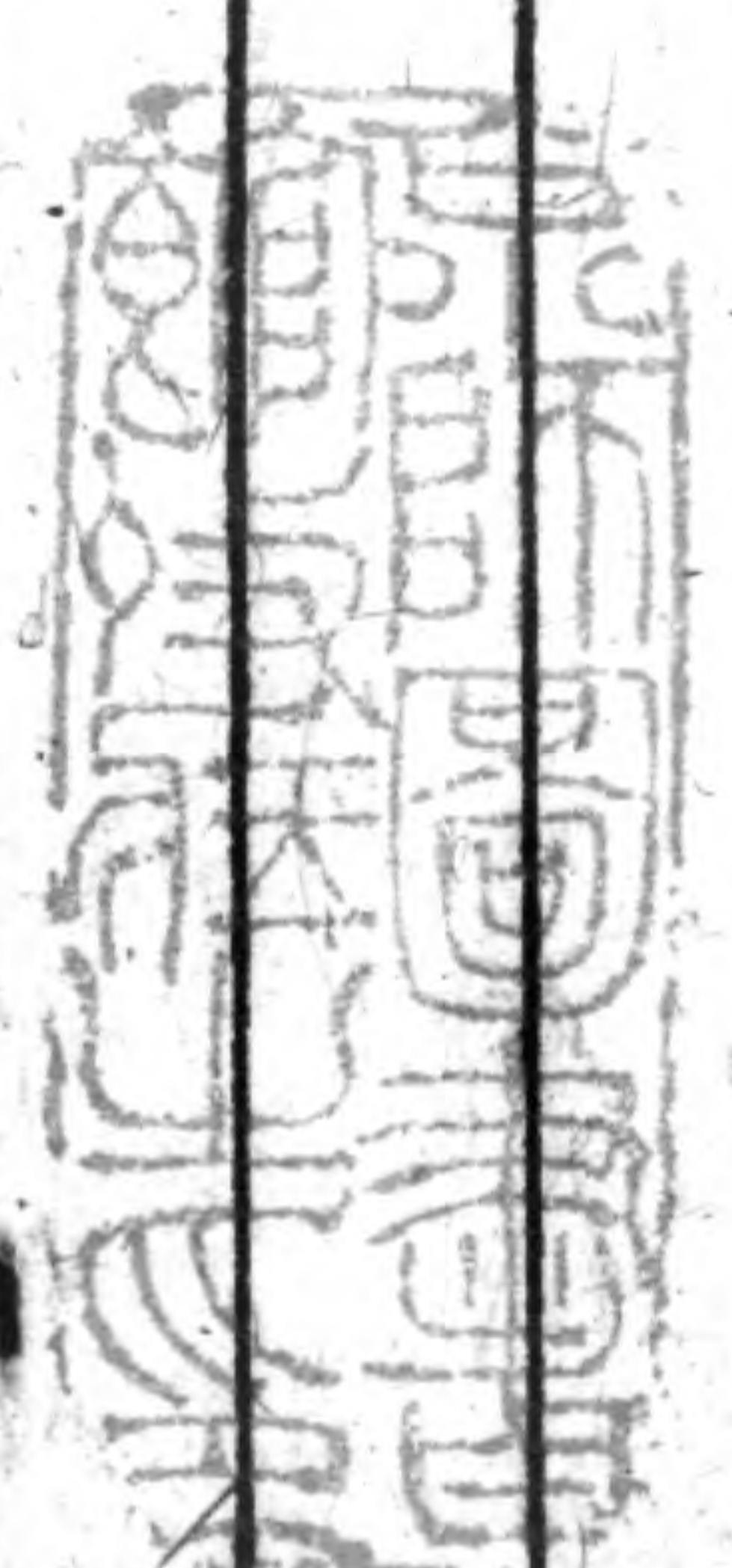
筆郭師墓誌

迎長日賦

吾子

河間傳

趙羣秀才墓誌



太府寺李卿外婦馬淑誌

外集下

百官請復尊號表六首

大會議聽政表二首

賀平李懷光表

舉裴冕表

謝賜新茶表

賀破東平表

賀赦表

賀太子牋

賀裴桂州啓

與衛淮南石琴薦啓

答鄭員外賀啓

諸州賀啓

附錄

舊附楚詞天問今散入十四卷天對篇內

天論二篇

劉禹錫

唐書本傳

宋祁

祭柳柳州文

皇甫湜

祭柳員外文

劉禹錫

重祭柳員外文

劉禹錫

爲鄂州李大夫祭柳員外文

劉禹錫

祭柳侯文

曹輔

祭柳侯文

黃翰

祭柳侯文

許尹

永州柳先生祠堂記

汪藻

舊本柳文後序

穆脩

四明新本柳文後序

沈晦

柳州舊本柳文後序

李禔

柳文年譜後序

文安禮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文集別上

非國語序

左氏國語其文深閎傑異固世之所眩嗜而不已也而其說多誣淫不繫於聖余懼世之學者溺其文采而淪於是非是不知一本有得由中庸以入堯舜之道本諸理作非國語

非國語上三十一一篇

滅密周語

昭王游於涇上按周語密康公從有二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眾以美物歸汝何德以堪之小醜備物終必亡周語注也德小而物備終取之必以亡康公不獻一年王滅密

非曰康公之母誠賢耶則宜以淫荒失度命其子焉用懼之以數且以德大而後堪則納二女之奔者德果何如若曰勿受之則可矣教子而媚王以女非正也左氏以滅密

徵之無足取者

不藉 國語

宣王不藉千畝號文公諫注云未詳曰云云將何以求福

用人作民 國語王不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

之戎國語注姜氏之戎西戎之別種四岳之後也

非曰古之必藉千畝者禮之飾也其道若曰吾猶耕云尔

一本耕下又曰吾以奉天地宗廟則存其禮誠善矣然而

存其禮之為勸乎農也則未若時使而不奪其力節用而

不殫其財通其有無和其鄉閭則食固人之大急不勸而

勸矣啟蟄也得其耕時雨也得其種苗之猥大也得其耘

實之堅好也得其穫京庾得其斯老幼得其養取之也均

以薄藏之也優以固則三推之道指都存乎亡乎皆可以

為國矣彼之不圖而曰我特以是勸則固不可令為書者

曰將何以求福用人夫福之求不若行吾言之大德也本

德作福人之用不若行吾言之和樂以死也敗于戎而引是

以合焉夫何怪而不屬也又曰戰于千畝者吾益羞之

三川震 周語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謂周也幽王

在焉三川涇渭洛出於岐山也震動也地震故三川亦動川竭也

非曰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陰與陽者氣而遊乎其間者

也自動自休自峙自流是惡乎與我謀自闢自竭自崩自

缺是惡乎為我設彼固有所以逼引而認之者不塞則惑夫

金帛而襲者音華歷一音尔雅非致足必涌溢蒸鬱以麋

百物畦沒而灌者必衝湯潰激以敗土石是特老圃者之

為也一本老圃字下猶足動乎物又况天地之無倪陰陽之

無窮以頡頏洞轉轉乎其中音水銀也無別義今獨孤及

海詩頌洞吞百谷周流无四根杜子美詩頌洞不可撥杜
詩中用頌洞不一淮南子頌洞莫知其門詩頌洞
讀如頌洞之頌鴻讀如子籟之籟洞讀如同游之同今
唐人用頌洞二字若出於淮南子音合依本處注同今
籟音或會或離或吸或吹如輪如機其孰能知之且曰源
塞國必亡人之財用不亡何待則又吾所不識也且所謂
者天事乎抑人事乎若曰天者則吾既陳於前矣人也則
乏財用而取亡者不有他術乎而曰是川之為尤又曰天
之所棄不過其紀愈甚乎哉吾無取乎爾也

料民周語

宣王料民于太原國語注仲山父諫曰云云且無故而料民
天之所惡害於政而妨於嗣一本於字王卒料之及幽王乃

廢滅

非曰吾嘗言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為神不引天以為高故
孔子不語怪與神君子之諫其君也以道不以誣務明其

君非務愚其君也誣以自惑其君則不臣一本作謂仲山

氏果以職有所協不待料而具周語仲山南諫曰古者不

者政之尤也姑云爾而已矣又何以示少惡事為哉同上

其少而天料之是示少也無事況為大妄以諉乎後嗣

之悖亂不足以取滅而料民以禍之也仲山氏其至於是

乎蓋左氏之嗜誣斯人也已何取乎爾也

神降于莘周語

有神降于莘云云使率狸姓以獻焉狸姓周

非曰力足者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所謂足足乎道之

謂也堯舜是矣周之始固以神矣況其徵乎彼鳴乎莘者

以焘蒿悽愴謂焘蒿悽愴妖之淺者也天子以是問卿

郟至告捷于周作郟字王叔簡公相說也單襄公曰兵在其頸者其郟至之謂乎王叔欲郟至能勿從乎郟至歸明年死難及伯輿之獄王叔陳生出奔晉

非曰單子罪郟至之伐當矣因以列數舍鄭伯下楚子逐

楚卒咸以為為奸周語郟至曰吾有三伐吾二逐楚軍之卒

救入也且郟至何三伐之有楚人必下而趨禮也

敗追合之也左氏在晉語言免胄之事則曰勇以知禮語

而異吾何取乎郟氏誠良大夫不幸其宗後而亢兄弟之

不令而智不能周強不能制遭晉厲之淫暴雙竊構以

利其室卒及於禍晉諸君伐智而多力為教而重斂大其私

殺三郟而尸諸朝納其室以分吾嘗憐焉今夫執筆者以

其及也而必求其惡以播於後世然則有大惡幸而得終

者則固掩矣世俗之情固然耶其終曰王叔欲郟至能勿

從乎斯固不足譏也已

柯陵之會周語

柯陵之會單襄公單音見晉厲公視遠步高郟錡見錡音

其語犯郟孽見難切其語迂郟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

盡周語注云善惡單子曰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郟當之齊國

亦將與焉

非曰是五子者雖皆見殺非單子之所宜必也而曰合諸

侯人之大事於是乎觀存亡周語天合諸侯民之大事也

皆其君在會步言視若夫若是則單子果巫史矣視遠步高

犯迂伐盡者皆必乎死也則宜死者眾矣夫以語之迂而

曰宜死則單子之語迂之大者獨無謫耶

晉孫周周語

單襄公以告頃公頃公與公必善晉周云云此十一者夫子皆有

焉天六地五數之常也國語注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地

六者

非曰單子數晉周之德十一周晉悼公名也十一者謂而

曰合天地之數豈德義之言耶又徵卦夢以附合之周語

公曰且其夢曰必難之孫實有晉國其卦曰必三取

君於周其德又可以君周二慶焉注三合德夢卦也皆不

足取也

穀洛闢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云云王卒壅之及景

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崩王室大亂及定王王室遂

卑國語注穀洛二水各洛在王城之南穀在王城之北中

洛水毀王城西

非曰穀洛之說與三川震同天將毀王宮而勿壅則王罪

大矣奚以守先王之國壅之誠是也彼小子之說說者說

校切太子晉又足記耶王室之亂且卑在德而又奚穀洛

之闢而徵之也

大錢周語

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不可云云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謂

注謂民未利而重之

非曰古今之言泉幣者多矣是不可一貫以其時之升降

輕重也幣輕則物價騰踊物價騰踊則農無所售皆害也

就而言之孰為利曰幣重則利曰奈害農何曰賦不以錢

而制其布帛之數則農不害以錢則多出布帛而賈則害

矣今夫病大錢者吾不知周之時何如哉其曰召災則未

之聞也左氏又於內傳曰春秋左氏傳及國語皆在左氏傳所依王其心疾死乎左傳昭公二十一年於州鳩云其為書皆類此矣無射周語

王將鑄無射射音亦无單襄公曰不可

非曰鐘之大不和於律樂之所無用則王妄作矣單子詞

曰口內味耳內聲韻略內集切聲味生氣氣在口為言

在目為明言以信名明以時動名以成政動以殖生政成

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和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

則氣佚氣佚則不和於是而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

易之名有過慝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紛而伶州鳩又曰

謂語注於周樂樂以殖財又曰離人怒神嗚呼是何取於

鍾之備也吾以是怪而不信或曰移風易俗則何如曰聖

人既理定知風俗和恒而由吾教於是乎作樂以象之後

之學者迷焉則移風易俗之象可見非樂能移風易俗也

曰樂之不能化人也則聖人何作焉曰樂之來由人情出

者也其始非聖人作也聖人以為人情之所不能免因而

象政令之美使之存乎其中是聖人飾乎樂也所以明乎

物無非道而政之不可忘耳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

與人同樂則王矣吾獨以孟子為知樂

律周語

王問律於伶州鳩對曰云云

非曰律者樂之本也而氣達乎物凡音之起者本焉而州

鳩之辭曰律呂不易無奸物也周語伶州鳩曰律呂不易易

其正各順其時則神和平則父父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

則樂所以成政則樂所以成政也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

故樂也言政象樂也吾無取乎尔又曰姬氏出自天竈大

姜之姪所憑神也歲在周之分野月在農祥后稷之所經緯也武王欲合是而用之同上王曰七律者何對曰昔武
在天電我姬氏出則我自天電則我皇妣大姜之姪逢公之所
焉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月之所在則我馬農祥
也我大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
也天電即玄扈齊之分野大姜王季之母也姪封於齊
也周之分野辰正而農起焉故謂之農祥也火之為天張十六度
也房星晨正而農起焉故謂之農祥也火之為天張十六度
也至房七宿七同合七律也歲在農祥火之為天張十六度
也午辰在天電子自午至子其度七同也斯為誣聖人亦大
矣又曰王以夷則畢陳黃鍾布戎大族布令無射布憲施
舍於百姓同上州鳩曰王以癸亥夜陣未畢而雨以夷則
太族之下宮布憲於百姓以黃鍾之下宮布戎於牧之野以
無射之上宮布憲於百姓吾知其來之自矣是大武之聲
也州鳩之愚信其傳而以為武用律也孔子語賓牟賈之
言大武也曰武始自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
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
夾振之而四伐盛威於中國禮記樂記句成猶奏也每

觀兵孟津時再奏象克殷時也三奏象克殷而反也四奏
象南方之國服也五奏象周召分職而治也六奏象兵
振鐸也復綴反位止也崇充也夾振之者正與大將夾
振鐸以為節也駟當作四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為一伐
則是大武之象也致右憲左父立於綴樂記武舞致古憲
以待諸侯之至也
謂際至地也憲讀為輶皆大武之形也夷則黃鍾大族無
射大武之律變也

城成周 周語

劉文公與襄弘欲城成周告晉魏獻子為政將合諸侯衛彪
倭見單穆公曰襄弘其不没乎襄叔必速及魏子亦將及焉
若得天福其當身乎若劉氏則子孫實有禍是歲魏獻子焚
死二十八年殺襄弘及定王劉氏亡

非曰彪倭天所壞之說吾友化光銘城周品溫字化光作
古東周城銘云

大夫襄弘言抗其傾坐召諸侯鄭崇王城
雖微遠猷實被令各宜福而禍何傷於明
其後牛思黯作
訟忠思黯作此篇以美襄弘
襄弘之忠悉矣學者求焉

若夫當身速及之說巫之無怕者之言也追為之耳

問戰 晉語

長勺之役曹劌問所以戰於嚴公云云公曰小大之獄必以

情斷之劌曰可以一戰晉語云歲古備切嚴公本莊

非曰劌之問洎嚴公之對皆庶乎知戰之本矣而曰夫神

求優裕於饗食不優神不福也是大不可方聞二國之存亡

以決民命不務乎實而神道焉是問則事幾殆矣既問公

之言獄也則率然曰可以一戰亦問略之尤也苟公之德

可懷諸侯而不事乎戰則已耳既至於戰矣徒以斷獄為

戰之具則吾未之信也劌之辭宜曰君之臣謀而可制敵

者誰也將而死國難者幾何入難切士卒之熟練者衆寡

器械之堅利者何若趨地形得上游以延敵者何所然後

可以言戰若獨用公之言而恃以戰則其不設國之社稷

無幾矣申包胥之言戰得之語在吳篇中吳語楚申包胥

晉王之所與之戰者越王曰鵠酒豆肉未嘗不分也云云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夫戰智為本仁次之勇

之次

躋僖公 魯語

夏父弗忌為宗丞將躋僖公云云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

若血氣強固將壽寵得沒雖壽而沒不為無殃其葬也焚煙

徹其上國語注已葬而火焚其棺槨也徹達也

非曰由有殃以下非士師所宜云者誣吾祖矣展禽柳下

常謂柳氏出於下惠之裔

宮僕 魯語

宮太子僕殺紀公以其寶來奔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

里革遇之魯語注法里革史克也遇僕人見而更其書云云

非曰里革其直矣曷若授僕人以入諫之為善公之舍革

也美矣而僕人將君命以行遇一夫而受其更釋是而勿
誅則無以行令矣若君命以道而遇奸臣更之則何如

仲孫它 魯語切

季文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云云獸子囚之
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國語注

子它之父仲孫蔑也子服即它也八升為一簋也

非日它可謂能改過矣然而父在焉而儉侈專乎已何也
七升之布大功之練也居然而用之未適乎中庸也已

鑽羊 魯語音增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焉使人問仲尼曰吾穿井獲狗
何也仲尼曰以丘所聞者羊也

非日君子於所不知蓋闕如也孔氏烏能窮物怪之形也
是必誣聖人矣史之記地圻犬出者有之矣晉五行志輔

蔡家于陽地中間犬子聲近世京兆杜濟穿井獲土缶

中有狗焉投之於河化為龍

骨節專車 梧矢 魯語

吳伐越隳會稽獲骨節專車國語注骨一節其

非日左氏魯人也或言事孔子宜乎聞聖人之嘉言為魯
語也盍亦徵其大者書以為世法今乃取辨大骨石弩以

為異魯語又云仲尼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梧矢

其知聖人也亦外矣言固聖人之耻也孔子曰丘少也賤
故多能鄙事

輕幣 齊語

桓公輕其幣而重其礼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為幣縷蔡以為
奉鹿皮四箇垂橐而入捆載而歸齊語謂公

縷也以其縷織其蔡不用縷取易供也分散也捆蔡也
言重而歸也

非曰桓公之苟能弔天下之敗衛諸侯之地貪強忌服戎狄縮匿君得以有其國人得以安其堵雖受賦於諸侯樂而歸之矣又奚控焉悉國之貨以利交天下若是耶則區區齊人惡足以奉天下已之人且不堪矣又奚利天下之能得若竭其國勞其人抗其兵以市伯名於天下又奚仁義之有予以爲桓公之伯不如是之弊也

卜晉語

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

非曰卜者世之餘伎也道之所無用也聖人用之吾未之敢非然而聖人之用也蓋以啟陋民也非怕用而徵信矣尔後之昏邪者神之怕用而徵信焉反以阻大事要言卜史之害於道也多而益於道也少雖勿用之可也左氏惑於巫而尤神怪之乃始遷就附益以成其說雖勿信之可也

也

郭偃 晉語

郭偃曰夫口三五之門也 言以宜五行 是以讒口之亂

不過三五 君多則五也

非曰舉斯言而觀之則愚誣可見矣

公子申生 晉語

申生曰棄命不敬作令不孝間父之愛而嘉其貺有不忠焉廢人以自成有不貞焉

非曰申生於是四者咸得焉昔之儒者有能明之矣故予之辭也略

狐突 晉語

敗狄于稷桑反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君子曰善深謀非曰古之所謂善深謀居乎親戚輔佐之位則納君於道

否則繼之以死唯己之義所在莫之失之謂也今狐突以位則戎禦也御合以親則外王父也申生之出未嘗不從覩其將敗而杜其門則姦矣而曰善深謀則無以勸乎事君也已不鄭曰君為我心晉語不鄭曰我无心是我故幸若心者不得自在也君為我里克曰中立同上里克曰吾秉心以交吾不阿君亦不助太子也中晉無良臣故申生終以不免

魏夢 晉語

魏公夢在廟有神面白毛虎爪執鉞立于西阿之下云云舟之僑以其族行適晉 摩收天之刑神也非曰魏小國也而泰以招大國之怒政荒人亂亡夏陽而不懼而猶用兵窮武以增其讎怨所謂自拔其本者亡孰曰不宜又惡在乎夢也舟之僑誠賢者歟則觀其政可以去焉由夢而去則吾笑之矣

童謡 晉

獻公問於卜何曰攻魏何月也對曰童謡有之曰丙之辰云非曰童謡無足取者君子不道也

宰周公 晉語

葵丘之會獻公將如會遇宰周公云云公乃還宰孔曰晉侯將死矣云云是歲獻公卒

非曰凡諸侯之會霸主小國則固畏其力而望其麻焉者也大國則宜觀乎義義在焉則往以尊天子以和百姓今孔之還晉侯也曰而暇晉是皇晉語宰周公曰齊侯將死暇以亞日為務也則非吾所陳者矣又曰汪是土也苟違其

晉語

違誰能懼之同上晉景霍以為成而汾河陳澮以為渠我

中國之道也假令一失其道以出而以必其死為書者又

從而徵之其可取乎

荀息 晉語

里克欲殺奚齊荀息曰吾有死而已先君問臣於我我對以忠貞云云荀息死之君子曰不食其言矣

非曰夫忠之為言中也貞之為言正也息之所以為者有

是夫間君之惑排長嗣而擁非正其於中正也遠矣或曰

夫已死之不受死君之不欺也抑其有是而子非之耶曰

子以自經於溝瀆者舉為忠貞也歟或者左氏穀梁子皆

以不食其言不食其言一本死然則為信可乎曰又不可

不得中正而復其言亂也惡得為信曰孔父仇牧春秋相

宋督執其君去夷及其大夫孔父莊公十二年宋督弑其君

君博及其大夫仇牧信公十年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

荀息是二子類耶曰不類曰不類則如春秋何曰春秋之類

罪許止也隱忍焉耳

春秋信公十一年許止子止弑其君

而卒書曰

其類荀息也亦然皆非聖人之情也枉許止以

懲不子之禍進荀息以甚荀免之惡忍之也吾言春秋之

情而子徵其文不亦外乎故凡得春秋者宜是乎我也此

之謂信道哉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別上卷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別下

非國語下 三十六篇

狐偃晉語

里克既殺卓子使屠岸夷告重耳曰子盍入乎舅犯曰不可

云云秦穆公使公子絳弔重耳曰時不可失舅犯曰不可

非曰狐偃之為重耳謀者亦迂矣國虛而不知入以縱夷

吾之昏殆而社稷幾喪徒為多言無足采者且重耳兄也

夷吾弟也重耳賢也夷吾昧也弟而昧入猶可終也兄而

賢者又何慄焉使晉國不順而多敗百姓之不蒙福兄弟

為豺狼以相避於天下由偃之策失也而重耳乃始偃偃

焉遊諸侯補良切陰蓄重利以幸其弟死獨何心歟僅能

入而國以霸斯福禍然耳一本禍非計之得也若重耳早

從里克秦伯之言而入則國可以無嚮者之禍而兄弟之

愛可全而有分定焉故也夫如是一本有足字以為諸侯之孝
又何戮笑於天下哉

輿人誦晉語

惠公入而背内外之賂輿人誦之曰云云得之而徂終逢其
咎喪田不懲禍亂其興既里平死一本有禍字公墮於韓郭偃曰
善哉夫衆口禍福之門也國語注輿人誦也不歌曰誦惠公二
之誦豫知之故云衆口禍福之門也

非曰惠公里平之為也則宜咎禍及之矣又何以神衆口
哉其曰禍福之門則愈陋矣也

葬恭世子晉語

惠公出恭世子而改葬之臯達於外國人頌之曰云云歲之
二七其靡有徵兮若翟公子吾是之依兮鎮撫國家為王妃
兮郭偃曰十四年君之冢嗣其替乎其數告於人矣公公子重

耳其入乎其魄兆於人矣若入必霸於諸侯其耿光於民矣

晉語臯達作臯頌作誦翟作狄耿光作光耿國一七十四歲後也狄公之子謂重耳言重耳當伯諸侯為王妃偶冢嗣太子也替滅也耿猶昭也

非曰衆人者言政之善惡則有可采者以其利害也又何
以知君嗣二七之數與重耳之伯是好事者追而為之未
必偃能徵之也况以是故發耶一本是

殺里克晉語

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社稷之鎮郭偃
聞之曰不謀而諫不圖而殺不謀而諫不忠不圖而殺不祥
不忠受君之罰不祥離天之禍受君之罰死戮離天之禍無
後文公殺懷公於高

非曰芮之陷殺克也其不祥宜大於惠公而異其辭以配
君罰天禍皆所謂遷就而附益之者也

獲晉侯 晉語

秦穆公歸至于王城合大夫而謀曰殺晉君與逐出之與以歸與復之孰利公子繫曰殺之利公孫枝曰不可公子繫曰吾將以重耳代之晉之君無道莫不聞重耳之仁莫不知殺無道立有道仁也公孫枝曰耻一國之士又曰余納有道以臨汝無乃不可乎不若以歸要晉國之成復其君而質其適子使父子代處秦國可以無害晉語

非曰秦伯之不霸天下也以枝之言也且曰納有道以臨汝何故不可繫之言殺之也則果而不仁其言立重耳則義而順當是時天下之人君莫能宗周而能宗周者則大國之霸基也向使穆公既執晉侯以告于王曰晉夷吾之無道莫不聞重耳之仁莫不知且又不順既討而執之矣於是王命黜夷吾而立重耳咸告于諸侯曰吾討惡而進仁既得命于天子矣吾將達公道于天下則天下諸侯無道者畏有德者莫不皆知嚴恭欣戴而霸秦矣一本莫字周室雖卑猶是王命穆公以為侯伯則誰敢不服夫如是秦之所耻者亦大矣耻一本集字棄至公之道而不知求至公下一本有姑欲離人父子而要河東之賂其舍大務小違義從利也甚矣霸之不能也以是夫

慶鄭 晉語

丁丑斬慶鄭乃入絳 非曰慶鄭誤止公晉語 其志有可用者坐以待刑同止公 用亦大矣晉君不能由是道也悲夫若夷吾者又何誅焉 乞食於野人晉語

過五鹿野人舉塊以與之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人
以土服又何求焉十有一年必獲此土有以此其以戊申云乎
晉語注塊莫也戊土也申廣大也也

非曰是非子犯之言也後之好事者為之若五鹿之人獻
塊十二年以有衛土則消人疇枕楚子以塊吳語楚靈王
寢於地王寢疇枕王以燹而夫之後十二年其復得楚乎
何沒而不云也而獨載乎是戊申之云充足怪乎

懷羸 晉語

秦伯歸女五人懷羸與焉國語注歸嫁也

非曰重耳之受懷羸不得已也其志將以守宗廟社稷阻
焉則懼其不克也其取者大故容為權可也秦伯以大國
行仁義交諸侯而乃行非禮以強乎人豈習西戎之遺風
欤

筮 晉語

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入筮史占之曰皆
不吉司空季子曰吉云云

非曰重耳雖在外晉國固戴而君焉又况夷吾死圍也童
昏以守內秦楚之大以翼之大夫之強族皆啓之而又筮
焉是問則末矣季子博而多言皆不及道者也又何載焉

惠公名夷吾 懷公名開

董因 晉語

董因迎公於河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歲在大梁云云

非曰晉侯之入取於人事備矣因之云可略也大火實沉

之說贅矣晉語董因曰歲在大梁將集天行元年始受實
火是謂大辰也君之行也歲在大

當之无平濟矣君之行也歲在大
火是謂大辰也君之行也歲在大

命官 晉語

胥藉狐箕藥郊柏先羊舌董韓寔掌近官諸姬之良掌其中
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近官朝廷者也中官內官遠官縣都

非曰官之命宜以材耶抑以姓乎文公將行霸而不知變
是弊俗以登天下之士而舉族以命乎遠近則陋矣若將
軍大夫必出舊族或無可焉猶用之耶必不出乎異族或
有可焉猶棄之耶則晉國之政可見矣

倉葛 晉語

陽人不服公圍之將殘其民倉葛呼曰云云

非曰於周語既言之矣又辱再告而異其文抑有異旨耶
其無乎則耄者乎周語陽人不服晉侯圍之倉葛呼曰云云

觀狀 晉語

鄭人以瞻與晉晉人將烹之瞻曰天降禍鄭使淫觀狀棄禮
違親云云

非曰觀晉侯之狀者曹也晉語曹其公不禮焉今於鄭胡
言之則是多為誣者且耄故以至乎是其說者云鄭効曹
也是乃私為之辭不足以蓋其誤晉語注淫放也於曹君不禮放君

救饑 晉語

晉饑公問於箕鄭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對曰信於
君心信於名信於令信於事

非曰信政之常不可須臾去之也奚獨救饑耶其言則遠
也夫人之困在朝夕之內而信之行在歲月之外是道之
常非知變之權也其曰藏出如入則可矣晉語箕鄭曰藏出如入何賈之
有而致之言若是遠焉何哉或曰時之信未洽故云以激
之也信之速於置郵子何遠之耶曰夫大信去令故曰信
如四時恒也恒固在父若為一切之信則所謂未字者也
彼有激乎則可也而以為救饑之道則未盡乎術

趙宣子 晉語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于行宣子執而戮之

非曰趙宣子不怒韓獻子而又褒其能也誠當晉語宣子

晉語大夫曰吾幸職也而然而使人以其乘車于行陷而

至乎戮是輕人之死甚矣彼何罪而獲是討也孟子曰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君子不為是所謂無辜也歟或曰戮辱也非必為死曰雖就為辱猶不可以為君子之道舍是其無以觀乎吾懼司馬之以死討也

伐宋 晉語

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以伐宋云云曰是反天地而逆民

則也天必誅焉晉為盟主而不修天罰將懼及焉晉語注則非曰盟主之討殺君也宜矣若乃天者則吾焉知其好惡

而暇徵之耶古之殺奪有大於宋人者而壽考佚樂不可

勝道天之誅何如也宣子之事則是矣而其言無可用者

鉏麇 晉語

趙宣子驟諫公使鉏麇賊之晉語注鉏麇

非曰麇之死固善矣然而趙宣子為政之良諫君之直其

為社稷之衛也久矣麇胡不聞之乃以假寐為賢邪晉語

則寢門闢矣盛服將朝早而假寐麇退歎而不知其大而

賢其小欵向字一本有使不及其假寐也則固以殺之矣是宣

子大德不見赦而以小敬免也麇固賊之悔過者賢可書

乎

祈死 晉語

反自鄆范文子謂其宗祝云云

非曰死之長短而在宗祝則誰不擇良宗祝而祈壽焉文

子祈死而得亦妄之大者

長魚矯 晉語

長魚矯既殺三郟乃脅栾中行云云公曰一旦而尸三郟不

可益也云云乃奔狄三月厲公殺晉語注三郟郟

非曰厲公亂君也矯亂臣也假如殺栾書中行偃則厲公之敵益眾其尤可盡乎今左氏多為文辭以著其言而徵其効若曰矯知幾者然則惑甚也夫

戮僕 晉語

公子揚干亂行於曲梁媿絳斬其僕晉語注揚干

非曰僕稟命者也亂行之罪在公子公子貴不能討而稟命者死非能刑也使後世多為是以害無罪問之則曰媿絳故事不亦甚乎然則絳宜柰何止公子以請君之命

叔魚生 晉語

叔魚生其母視之曰云云必以賄死揚食我生叔向之母聞

其號也曰終滅羊舌氏之宗晉語注叔魚晉叔向

非曰君子之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猶不足以言其禍福以其有幸不幸也今取赤子之形聲以命其死亡則何耶或者以其鬼事知之乎則知之未必賢也是不足書以示後世

逐栾盈 晉語

平公六年箕遺及黃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死公遂逐群賊云云

陽畢曰亦掄逞志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云云使祁

午陽畢適曲沃逐栾盈晉語注

非曰當其時不能討後之人何罪盈之始良大夫也有功焉而無所獲其罪陽畢以其父弑君而罪其宗一朝而逐之激而使至乎亂也晉語居二二年栾盈且君將懼禍懲亂

耶則增其德而修其政賊斯順矣反是順斯賊矣况其胤之無罪乎

新聲 音百語

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衰矣

非曰耳之於聲也猶口之於味也苟說新味亦將卑乎樂

之說吾於無射既言之矣見前

射鵝 音百語作鵝 音百語

平公射鵝不死使緊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向曰必速

殺之無令遠聞君怛怙于顏乃趣舍之

非曰羊舌子叔向羊舌氏各附以其君明暗何如哉若果暗也則

從其言斯殺人矣明者固可以理諭胡乃反徵先君以耻

之耶音百語叔向曰昔吾先君唐叔射鵝不死搏之不得是賜吾君之

恥者是使平公滋不欲人諫已也

趙文子音百語

文子視日曰朝不及夕誰能俟五五年后子曰趙孟將死矣

怠偷甚矣非死逮之必有大咎后子秦景公之弟

非曰死與大咎非偷之能必乎尔也偷者自偷死者自死

若夫大咎者非有罪惡則不幸及之偷不与也左氏於內

傳曰人主偷必死亦陋矣上傳昭公元年

鑿和音百語

文子曰鑿及國家乎對曰上鑿二國其次疾人固鑿官也音百語

注止其淫惑是謂鑿國官猶官職

非曰和妄人也非詐視攻討之專詩而苟及國家去其

守以施大言誠不足聞也其言晉君曰諸侯服不過三年

不服不過十年音百語諸侯於色凡鑿之所取在榮衛合味理

也然則諸侯服則榮衛離脉理乱以速其死不服則榮衛

和麻埋平以延其年耶

黃熊 晉語

晉侯夢黃熊入于寢門子產曰魼殛于羽山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 晉語注羽山之淵既死而神化也 音雄魼與與 熊足似鹿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及鬻為饌 實為夏郊

非曰魼之為夏郊也禹之父也非為熊也能之說好事者為之凡人之疾魄動而氣湯視聽離散於是寐而有怪夢罔不為也夫何神奇之有

韓宣子憂貧 晉語

韓宣子憂貧叔向賀之曰桀武子 語注 無一卒之田 云云 行刑不疚以免於難及桓子驕泰 後云云 宜及於難而賴武子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相之 修武子之德而離相

子之罪以亡于楚 云云

非曰叔向言貧之可以安則誠然其言桀書之德則悖而不信以下逆上亦可謂行刑耶前之言曰桀書殺厲公以厚其家 晉語陽畢曰且夫桀氏之誣晉國久也桀書實覆宗殺厲公以厚其家公使陽畢適曲沃逐桀盈 今而曰無一卒之田前之言曰桀氏之誣晉國久矣用書之罪以逐盈今而離桓之罪以亡于楚則吾惡乎信且人之善惡咸繫其先人已無可力者以是存乎簡策是替教也

圍鼓 晉語

中行穆子圍鼓二人或請以畔穆子不受 國語注穆子荀吳 非曰城之畔而歸已者有三有逃暴而附德者有力屈而愛死者有反常以求利者逃暴而附德者麻之曰德能致之也力屈而愛死者與之以不死曰力能加之也皆受之反

常以求利者德力无及焉君子不受也穆子曰夫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晉語注利是焉知非嚮之二者耶

具教 晉語

范獻子聘於魯問具山教山魯人以鄉對獻子曰不為具教乎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曰云云吾名其二諱為笑矣

唯不學也晉語注獻公

非曰諸侯之諱國有數十焉尚不行於其國他國之大夫各之無慙焉可也魯有大夫公孫敖左傳文元年注魯之君臣莫罪而更也又何鄙野之不云具教

董安于 晉語

下邑之役董安于多簡子賞之辭曰云云今日為狂疾而

曰必賞汝是以狂疾賞也不如亡趣而出乃釋之晉語注

子奔晉陽時安于力戰有功言戰鬪為凶事猶人之有狂易之疾相戰傷也

非曰功之受賞也可傳繼之道也君子雖不欲亦必將受之今乃遁逃以自潔也則受賞者必耻受賞者耻則立功者怠国斯弱矣君子之為也動以謀国吾固不悅董子之潔也其言若對焉則滋不可對切

祝融 鄭語

史伯曰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

非曰以虞舜之至也又重之以幕能聽叶風以成樂物生

而其後卒以殄滅武王繼之以陳覆墜之不暇鄭語虞幕

無聞焉祝融之後昆吾大彭豕韋世伯夏商今史伯又曰

於周未有侯伯必在楚也明語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

於周未有侯伯昆吾為夏侯伯矣則堯舜反不足祐耶故

凡言盛之及後嗣者皆勿取

褒神 鄭語

相公曰周其弊乎對曰殆必於弊

非曰史伯以幽王棄高明顯昭而好讒慝暗昧近頑嚚窮

固黜太子以怒西戎申繒於彼非語注申姜姓幽王前

申之與國也西以取其必弊焉可也而言褒神之流禍上

戎亦黨於申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為二龍夏后下請其祭而藏之吉

及所王之未發而觀之化為玄龜府之章爰遭之忱筭而

孕王嬖是女使至為后而伯服天之王嬖是女使至為后而伯服

子之所宜言也是奸怪者之為焉非君

屈到嗜芟將死戒其宗老曰苟祭我必以芟及祥宗老將薦

芟屈建命去之楚語注芟芟也建屈到之子

非曰門內之理恩掩義父子恩之至也而芟之薦不為愆

義屈子以禮之末忍絕其父將死之言吾未敢賢乎尔也

苟薦其羊饋而進芟於邊是故不為非禮之言齋也曰思

其所嗜禮記祭屈建曾無思乎且曰違而道吾以為逆也

楚語君子木有羊饋而無

芟薦君子曰違而道

王曰祀不可已乎對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撫國家定百姓不

可以已夫民氣縱則底底則滯滯久不振生乃不殖楚語注

無祭祀則民无所畏忌无所畏忌則志誠縱放縱則遂廢滯

非曰夫祀先王以佐教也未必神之今其曰昭孝焉則可

也自息民以下咸無足取焉尔

左史倚相楚語

王孫圉曰左史倚相能使上下說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

無有怨痛於楚國

非曰圉之言楚國之寶使知君子之貴於白珩可矣楚語

子問於王孫曰楚之白時博在乎曰楚之所而其云倚
相之德者則何如哉誠倚相之道若此則觀之妄者擲女音
又何以爲寶非可以夸於敵國

五負吳語負音云五子胥

五負伏劍而死

非曰五子胥者非吳之昵親也其始交闔閭以道故由其
謀今於嗣君已不合言見進則讒者勝國無可救者於是
焉去之可也出則以孳累於人左傳哀公十一年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
孫氏爲王孫欲以避吳禍而又入以即死是固非吾之

所知也然則負者果狠人也歟

柳先生曰宋衛秦皆諸侯之豪傑也左氏忽棄不錄其語其
謬耶吳越之事無他焉率一國是以盡之而反分爲二篇務
以相乘凡其繁蕪曼衍者甚衆皆理去道以務富其語凡讀

吾書者可以類取之也越之下篇尤奇峻而其事多雜蓋非

出於左氏蓋一本作反蓋字吾乃今知文之可以行於遠也以彼庸

蔽奇怪之語而黼黻之金石之用震曜後世之耳目而讀者

莫之或非反謂之近經則知文者可不慎耶嗚呼余黜其不

臧以救世之謬凡六十七篇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別集下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外集上

賦文誌

披沙揀金賦

求寶之道同乎選才

出劉慶儀世說陸士衡文如披沙揀金

沙之為物兮視汙若浮金之為寶兮耻居下流沉其質兮五

才或闕耀其光兮六府以脩然則抱成器之珍必將有待當

慎擇之日則又何求配珪璋而取貴豈泥滓而為儔儔壯仕切澁也

○披而擇之斯焉見寶湯浸淫而顧盼指炫炫壯仕切澁也燒而探討探討壯仕切澁也

即明涅而不緇緇乃結切既堅且好○潛雖伏矣毛詩獲則

取之左傳僖公一翻混混之濁質見熠熠之殊姿熠壯仕切澁也

久暗未彰固亦將君是望先迷後得孰謂弃予如遺○其隱

也則雜昏昏淪浩浩晦英姿兮自保和光同塵兮合于至道

其遇也則散弈弈動融融煥美質乎其中明道若昧兮契彼
玄同儻俯拾而不弃諒致美于無窮欲蓋而彰杜預左將炯
然而見素炯俱不索何獲左傳昭公二遂昭然而發蒙○觀
其振拔汗塗積以錙銖碎清光而競出耀真質而特殊錐處
囊而織光下比史記馮劍拭土而異彩相符晉張華用之則
行斯為美矣求而必得不亦悅乎○豈獨媚旭日以晶熒帶
長川之清淺皎如珠吐疑剖蚌之乍分粲若星繁似流雲之
初卷是以周德思比而歧昌即詠岐昌文王也陸文可侔而
昭明是選明太子集文選○若然者可以議披沙之所托明
揀金之所裁良工何遠善價爰來拂以增光寧謝滿贏之學
前漢章汰之愈朗詎慙擲地之才晉書孫客有希採掇於求
寶之際庶斯文之在哉

迎長日賦 三王迎日禮用夏郊

出禮記郊特牲篇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

惟饗帝以事天必推策而迎日寅方肇建俟啓蟄以展儀卯
位將初爰用牲而協吉送烈烈之凝氣導溼溼之陽律猶分
可愛之輝式行寅賓之質稽之虞典期匪疾而匪徐行以夏
時禮記注三王契惟精而惟一○職在馮相馮音
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契惟精而惟一○職在馮相馮音
息亮也符上春以備儀必脩其始先仲春而有事故謂之
迎○時也淑景初延幽陽潛啓當四時之首位用三代之達
禮探賾索隱得郊祀之元辰華切極往知來正邦家之大體
○事冠前古儀標後王皮弁乍臨土圭之影猶積郊特牲篇
擊弁以泰壇既罷玉漏之聲漸長於泰壇祭天也變熙熙之
純曜流杲杲之晴光璧影始融麗景才凝於城闕輪形尚疾
斜暉未駐於康莊○是知迎長日之儀實王心之所共兆南

郊之位乃陽事之所用。故可以知上卡之際見天人之交
動浮光於俎豆散微照於苞茅周流金石暉照陶匏禮記陶匏
以象天地異乎天紀不脩秦伯尚矜其泰時文天地五帝所
基址祭地右扶風有五時好時鄭日官失職晉侯徒繼乎夏
時皆黃帝時祭一日秦文公立也
郊宣子祀夏郊七年晉韓○于以迎之則無爲者委照將久豈
三舍之足憑魯陽延光可期胡再中之云假前漢文帝紀新
自然應以繁祉錫之純嘏禮義允洽于人神正朔克周于戎
夏○今我后再新古禮與天地相參應戩穀之宜受之千億
如福也子爾奉郊祀之報至于再三然則迎長日恭祀事並震夏
而何慙

記里鼓賦

聖人立制智者研精

出晉書輿服志記里鼓車駕四形如指南車

昇哉音怡發款一也鼓之設也恢制度于天邑佐大

禮于時行即行贊盛空而立之斯立觀其象可以守威儀之
三千節其音可以表行之五十配和鸞以入用並司南而
爲急若乃郊薦之儀既陳封禪之禮攸執經千里之分寸可
候度四方而禮容是集施五擊於華山之野知霧氣已籠用
百發乎南山之陽識雷聲所及○先聖有作後王式遵啓玄
機以求舊運巧智而啟新相彼良工自殊味道之士眷茲木
偶應異迷途之人崔豹古今注大章車所以識道里也起於
一甲上下層擊鼓行齊步武而無佚差遠近而有倫遵大路罔
愆乎禮典聽希聲克正于時巡○雖道有環回地分險易湯
城固善應而莫實諒知幾而有爲于爲載考載擊所辨于長
亭短亭匪疾匪徐足分乎有智無智出論魏武帝過曹娥碑
外孫蓋曰揚脩便解魏武行三十里方悟○觀其妙矣孰測
其微細觀其微矣詎知其啓閉切音不哀而得度饗其鐘

而有制鐘音湯。于以翊龍御于以引天旋異銅渾之儀亦
可叙紫微之星次殊玉漏之制而能步黃道之日躔周物之
智斯設極深之機是研鄙繁音之坎坎陋促節之闐闐音狂
○妙出人謀思由神假時然後擊贊賞典于今茲動惟其常
契同文于古者○由是皇衢以正帝道斯盛恭出震以成威
膺御乾而啟聖我后得以昭文物展聲明不憊于素音德
左傳句可幸而行宜乎騁墨妙呈筆精固敢先三雅而獻賦
庶將開萬國之頌聲

吾子

曰吾子來也必有餘而欲及人乎曰然若用子而能使竭忠
孝乎曰否夫無忠而忠見無孝而孝聞曷若使不見而忠無
聞而孝肅然已出熙然已及夫已也渾然矣乎

劉叟傳

魯有劉叟者嘗以御龍術進於魯公云云劉叟曰歲不雨無
以出終無以入民枯然視天卿士大夫絕智謀山川禱神祇
以祈咸不應臣投是龍於尺地之內不踰畧雷字上下雷字
東西於是先之以風騰之以雲從之以雨如君之意欲一邑
足之欲一國足之欲天下足之魯公曰斯龍也其神乎是則
寡人之國非敢用劉叟曰臣聞避風雨禦寒暑當在未寒暑
乎是故事至而後求曷若未至而先備於是魯公止劉叟而
內龍納納同明年果大旱命劉叟出龍果大雨

河間傳

河間淫婦人也不欲言其姓故以邑稱始婦人居戚里

前漢

君傳注於上有姻戚者則有賢操操七到切自未嫁固已惡
皆居之故名其里為戚里羣戚之亂尤羞與為類獨深居為翦製縷結既嫁不及其舅
獨養姑謹甚未嘗言門外事又禮敬夫賓友之相與為肺腑

者其族類醜行者謀曰若河間河其甚者曰必壞之乃謀以
專衆造門造七到也邀之邀嬉且美其辭曰自吾里有河間戚
里之人日夜爲飭厲一有小不善唯恐聞焉今欲更其故以
相效爲禮節願朝夕望若儀狀以自惕也河間固謝不欲姑
怒曰今人好辭來以一接新婦來爲得師何拒之堅也辭曰
聞婦之道以貞順靜專爲禮若夫矜車服耀首飾族出謹開
以飲食觀游非婦人宜也姑強之乃從之游過市或曰市少
南入浮園有國工吳叟始園東南壁甚怪可使奚官先壁道
乃入觀觀已延及客位具食惟牀之側聞男子歎者歎逆氣
驚蹴走出召從者馳車歸泣數日愈自閉不與衆戚通
戚里乃更來謝曰河間之遽也猶以前故得無罪吾屬耶向
之歎者爲膳奴耳曰數人笑於門如是何耶羣戚聞且退甚
年乃敢復召邀於姑必致之與偕行遂入禮隄州西浮園兩

間備爲禮按集韻无此字未詳禮或口穢河開一切江南人呼
相如傳臨曲江之禮州叩檻出魚鼈食之河間爲一笑衆乃
方注曲岸頭也巨衣切歡俄而又引至食所空無惟幕廊廡然河間乃肯入先壁
羣惡少於北牖下降簾使女子爲秦聲僂坐觀之有頃壁者
出宿選貌美陰大者主河間乃便抱持河間河間號且泣婢
夾持之或諭以利或罵且笑之河間切顧視持已者甚美左
右爲不善者已更得適意鼻息拂然意不能無動力稍縱主
者幸一遂焉因擁致之房河間收泣甚適自慶未始得也至
日及食具類呼之食曰吾不食矣且暮駕車相戒歸河間曰
吾不歸矣必與是人俱死羣戚反大悶不得已俱宿焉夫騎
來迎莫得見左右力制明日乃肯歸持淫夫大泣鬢臂相與
盟而後就車既歸不忍視其穴閉曰吾病與之百物卒不
食餌以善藥揮去心怦怦怦音怦怦怦若危柱之絃夫來取

大罵終不一開目愈益惡之夫不勝其憂數日乃曰吾病且死非藥餌能已為吾召鬼解除之然必以夜其夫自河間病言如狂人思所以悅其心度無不為時上惡夜祠其夫無所避既張具張音帳河間命邑臣告其夫召鬼祝詛上下吏訊驗答殺之將死猶曰吾負夫人吾負夫人河間大喜不為服闋門召所與淫者保逐為荒淫保力居一歲所淫者衰益厭乃出之召長安無賴男子晨夜交於門猶不慊慊音切又為酒壚西南隅已居樓上微觀之擊小門以女侍餌焉凡來飲酒大鼻者少且壯者美顏色者善為酒戲者皆上與合且合且窺恐失一男子也猶日呻呼懣懣以為不足懣音蒙又母切十餘年病髓竭而死自是雖減里為邪行者聞河間之名則掩鼻蹙頰皆不欲道也蹙音同促也急也柳先生曰天下之士為脩潔者有如河間之始為妻婦者乎天下之言朋友相

慕者有如河間與其夫之切密者乎河間一自敗於強暴誠服其利歸敵其夫猶盜賊仇讎不忍一視其面卒計以殺之無須臾之戚則凡以情愛相戀結者得不有邪利之猜其中耶亦足知恩之難恃矣朋友固如此况君臣之際尤可畏哉余故私自列云

爭郭師墓誌

郭師名無名無字父爽雲中大將無名生善音能鼓十三絃今雅樂清樂並十有二絃他樂皆有十三絃其為事天姿獨得推七律二十五調切密遂靡布爪指運堂擊擊舊作擊音山使木聲絲聲均其所自出屈折愉繹學者無能知自擊掌後節中也又音牽音擊也牽也去乳不近葷肉葷音臭菜以是慕浮圖道既失父母即奔去兄弟自髡緇入代清涼山又南來楚中然遇其故器不能無撫

弄吳三宙刺復州或以告乃延入強之宙號知聲音扑踏以爲神竒會宙貶賀州遂以來性愛酒不能已因縱髮爲黃老術薛道州伯高抵宙以書必致之至與坐起伯高裏郭人也聊余嗜其音至善處輒自爲擊節教閨管謹視出入餌及栢不食穀三年變服遁逃九疑叢祠中披取之益善親遇終不胥卒乘暴水入小船下岫峻山岫恭干切求道錄會歐陽師死不果受張誠副嶺南又強與借誠死至是抵余時已得骨髓病日猶鼓音四五行居數日益篤既病自爲歌死三日葬州北崗西志其詞曰

趙秀才羣墓誌

雲州生柳州死年五十病骨髓天與之音今已矣丁酉之年秋既季月闕其團於是始謂九月心爲浮屠形道士仁人我哀埋勿弃

嬰曰死信孤乃立

史記晉景公二十二年屠岸賈殺趙朔趙同趙莊嬰齊滅其族朔妻有遺腹男八公孫杵臼陳嬰妻謀匿之至十五

年復與趙同呂如故

王侯世家天水邑羣字容成系是龔

祖某父某仕相及嗟然秀才胡伋伋貌之恭藝始習娶于赤水禮猶執南浮合浦遽遠集元和庚寅神求戢問年二紀益以十僕夫反柩當啓蟄瀟湘之交瘞原隰瘞於例稚妻號叫幼女泣和者悽欵行路悒和胡則切追初憫天銘茲

太府李婿外婦馬淑誌

氏曰馬字曰淑生廣陵母曰劉客倡也淑之父曰摠既孕而卒故淑爲南康謳者李君爲睦州詆狂寇見誣左官爲循州錄過而慕焉納爲外婦偕竄南海上及移永州州之騷人多李之舊日載酒往焉聞其操鳴絃爲新聲撫節而歌莫不感動其音美其容以忘其居之遠而名之辱方幸其若是也元

和五年五月十九日積疾卒于湘水之東葬東崗之北垂年
二十四銘曰
容之羊芳藝之功隱憂以舒和樂雍佳治彫殞逝安窮諧鼓
瑟芳湘之澗嗣靈音芳永終古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外集上

